

開箱竹圍

感謝大家參與竹圍工作室閉幕論壇：「域外藝嚮：形狀一個藝文空間的未竟與可能」。這論壇不只是一要誌念工作室25週年的歷史，也是要在回顧過去與重看現在當中，可以讓舊夥伴與新朋友彼此認識，我們一起來繼續分享。

在這20分鐘的開箱竹圍裡，我們想要簡述工作室25年的歷史。可是，如何在20分鐘極為短暫的時間裡說盡竹圍工作室過去25年的故事，甚至扼要並清楚地定義竹圍工作室不斷變形的面貌，聽起來是一個過份大的命題。我們知道竹圍工作室以「域外」的姿態以及思想自許，我們也知道竹圍工作室相信所謂的「藝嚮力」。這次論壇題名中的「藝嚮」意指藝術的驅動人並使人向前還有創造的力量。為了藝術，我們打破多個限制的天花板。也藉由藝術的力量集結眾人，我們興起了許多社群要一起共同解決問題的志向。這就是藝嚮力。在這簡短的20分鐘內，工作室團隊想要形狀一個藝文空間，並期許新舊朋友在論壇中相互認識之後，這些工作室的未竟成為藝文工作者未來的持續藝嚮的可能。

成立於1995年的竹圍工作室，是臺灣重要的獨立藝文空間之一。在蕭麗虹老師的安排之下，處在「域外」竹圍的閒置雞寮，是非科班藝術家、留洋藝術家、裝置藝術家實踐另類概念的重要基地。而自創立一開始，工作室的營運就保有極高的彈性。因此，在成立五年之中，竹圍工作室從一座雞寮變成一個陶藝工作坊，又在短時間內變為實驗基地，提供另類藝術實驗萌芽的實體空間以及發表機會。在九十年代末期，聚在工作室的藝術工作者在白盒子展覽空間之外進行當時被視為少見、新穎獨特的創作。雖然白牆與白盒子如今依舊是現在最重要的藝術展覽空間，但這些竹圍藝術家的確創造出另一條創作模式以及不同的創作空間，而這個創作模式與空間已經成為我們熟悉的藝術的施作樣貌。

竹圍工作室也是臺灣藝文政策的推手，它形塑今日藝文環境的面貌。由於蕭麗虹老師相信藝術能夠改變社會與環境，竹圍工作室在突破了白盒子展覽空間的侷限之後，並不把自己限縮在藝術創作的框架之中，反而開始試圖改造自己所身處的文化環境。在全國普設藝術村並開始藝術進駐之前，竹圍工作室已經突破機構、領域與國界的框架，延伸跨域關懷、連結各個機構進而建築出創意連結的交流合作網絡。它不只是引入海外藝術的觀念，它同時也將臺灣做藝術的經驗帶到海外，做出雙向的交流。竹圍工作室每一階段的轉型都是因應各個時代不同的問題、挑戰與需求而做出的回應。

無論是哪一段時期，哪一個階段，哪一種型態，竹圍工作室總是在「藝嚮力」的驅使下，站在「域外」的地理邊緣的位置，推動邊緣的藝術議題，讓邊緣成為主流。這個「藝嚮力」源自於蕭麗虹老師想解決大環境問題的抱負。

自竹圍工作室創立以來，臺灣政治、社會、文化與藝術環境有天翻地覆的改變。而由於蕭麗虹老師的堅持，在每一次的改變、倡議與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竹圍工作室以及今天參與論壇的夥伴的聲音與身影。由於工作室以及致身藝術的夥伴在每一階段有成亦有敗的嘗試，新的轉機因而創造出來，成為我們藝文工作者習以為常的環境。但是我們要知道，目前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在過去都是不存在，甚至在當時是不能夠想像的。

在現在習以為常的藝文環境當中，我們正面對新的挑戰，而同時舊的問題還以新的面貌困擾著我們。例如說，閒置禁制的空間解放了，但是獨立替代空間卻在都市發展

與藝文生態改變當中逐漸消失，而新一代的藝文工作者似乎更能從電腦上虛擬的空間找到各自的位置、資源與機會，或是以新鮮有趣但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的方式經營著。由於藝術村營運扶植計畫，跨國的移動是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交往方式。但這種我們習慣的交往因疫情的突襲而完全被線上交談所取代。疫情發生一年之後，我們仍然在想像與討論新的交往方式能否保有過去在實體空間聊天、喝酒、共餐、不眠、搗蛋、偷做壞事的樂趣。另一方面，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我們都可以看到了藝術，而我們也透過與居民以及政府交往而大幅擴張藝術的廣度與包容度。經過數十年後，我們看到我們在這領域努力的成果：也就是關係、行為、對話、行動都可以被認為是藝術創作的一種，藝術已經不只是用來美化，而是引發、連結與思考的媒介。藝術工作者對於環境的想像已經不是與政府對立，他們接受文化主管機關的定期補助資源，在自己的理想與政府的願景間謀求平衡。藝術工作者走進社會公眾和在地居民，同時帶著普世與區域的觀點來認識他鄉並理解故鄉，以創作來解析並回應過程中的提問。但是對於藝術工作者來說、地方問題真的因藝術對話而解決了嗎？為什麼對他們來說，公私部門還是一個棘手的共事夥伴？我們是否要用新的方式與他們交往？在這種種新挑戰舊問題相迫的節點，我們好像捲入未見的浪潮與衝刺當中，正要踏進新的藝術環境。可是，這個新的藝術環境是什麼，我們該用什麼樣的姿態進入，我們一時之間似乎難以想像。

在疫情發生之後，以國際交流見長並以人群流動為重的工作室立刻受到影響，但它馬上以不同的方式跨越封鎖的國境。「想像中的國度：臺灣與拉丁美洲的交往」、「ArtConnect 藝文連線」、「創藝換域：2020台泰城市社區／群交流計畫」「線上駐村（Common Plague Common Decency）」以及「純屬好玩？藝術共玩」。這些實體轉線上的計畫繼續做跨國界的交流，吸取域外的經驗來對照域內的情勢。其中，「ArtConnect 藝文連線」以及「純屬好玩？藝術共玩」將臺灣放在區域脈絡的發展底下檢視，透過與東南亞各國的交流與對談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例如藝術行政在藝術創作與藝術論述中被嚴重漠視的角色。這種線上換域的計畫，讓我們能夠跳脫在臺灣島內當局者迷的盲點，來刺激新的想法。如同其他藝文空間，想像與討論未來是這類活動重要的課題。除了虛擬型的交談與假設性的想像之外，我們希望這些想法以及言語的線上交換能夠蛻變成為實際的藝術創作與運動。

近些年，工作室一些合作案成功結合線上域外的溝通以及實體域內的實踐。在人不能跨域移動的前提之下，「校外。教學 | 亞洲聯結藝術創作計畫」透過物體的旅行，讓基隆地區的學生能夠安全地參與跨國計畫。工作室與遠在加拿大的日本藝術家多次透過土法煉鋼的谷歌翻譯交換彼此的想法，再加上內部團隊通力合作下，讓原本是反思福島地震與物資浪費的學校書包，被轉譯成能激發臺灣學生重視島內在地的海洋議題。一批物件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與文化脈絡當中得到新的意義。由於視訊科技的存在，讓這樣的跨國合作成為可能，但是工作室成員也時時遭遇到翻譯軟體所不能夠解決的文化差異問題。這些文化養成與藝術立基的差異，是以幽微細緻而不為人注意的方式隱藏在語言當中的。在過去，擁有多重背景專業團隊的實體空間機構是溝通差異主要的中介者，因為它的空間能營造出日常生活，使空間的人在同居共食當中漸漸認識並且接受彼此的差異。但在空間結束之後，化整為零而得單打獨鬥的獨立工作者，是否能夠以一個人的力量用線上科技與外包翻譯來合作並創造藝術呢？

一個藝文空間的結束不是只有關門熄燈，向政府申請解編而已。竹圍工作室正在盤點並整理所收存的文件資料與實體文物，讓後來的研究者與工作者能夠了解這個空間裡的人做了什麼事情。一個藝術空間整理自己過去，讓未來的藝術研究者與工作者能夠理解，這是難以想像的挑戰。這個挑戰第一個的困難點在於這是新的嘗試。就像是過去工作室所做的諸多專案一樣，整理一個空間讓它成為一個可以被研究被援引的資源，這是一個還沒有標準化流程可供依循的新領域，我們也還沒有可以長期合作的機構夥伴可以諮詢。再者，竹圍工作室致力於提高社會對於環境意識的行動藝術，並強調研究、交往與創作的過程，更勝於展覽的成果。由於這樣長期以來堅定的路線，許多駐村藝術家駐村結束離開後，在諸多偶然難以解釋的機緣下，便遺留下了他們仍在探索實驗而創作潛力仍未挖盡掏空的物件。同時，由於工作室將參與過程視為一種藝術，這種藝術是引發、連結與思考的媒介，這些這些物件該如何被定義、指認、列冊與保存，而我們今年所做的「典藏」是否代表這些物件已經是完成的作品，因而違逆了工作室強調藝術創作過程的理念與初衷呢？由於空間機構與留存物件的特殊性，留存的選擇對團隊是困難的，而保留的物件如何被歸類，更是一個大問題。由於工作室過去做了許多跨領域而有實驗性的專案，讓每一個實驗如何被清楚地定義、區隔、歸類、與統整，該下什麼樣的標記與關鍵字，變成一個浩大的工程。而我相信這不是竹圍工作室單獨所面臨到的難題，這也是許多空間經營者正在思索頭痛的議題。我們將這些作品送進庫房，或轉交有意處理的機構之後，又如何讓未來的藝術工作者能夠挖掘發現這些物件，重新檢視、運用並賦予它們新的生命，這些是工作室團隊到目前為止仍然試圖回答的問題。

竹圍工作室是樹梅坑流域的一份子。儘管工作室即將告別竹圍，但是工作室依然關心這一地區的流域。我們與樹梅坑溪守護聯盟以及本地團體積極參與樹梅坑上游整治工程。這參與不僅僅只是高聲反對建設，我們更與公部門、民意代表、河邊居民搏感情並試圖理解河川整治這門冷僻艱澀的知識。在運用公民科技來推動「大河小溪全民齊督工」的同時，我們也舉辦「走讀竹圍」讀書會，希望能以不同的方式，找到關心地方的各類在地群體。如何讓這些群體能聚在一起，說著彼此可以理解的語言，分享彼此能夠傾聽的想法，我相信這是所有藝術工作者覺得傷腦筋、困惑但興味盎然的事情。我們更相信竹圍工作室結束之後，樹梅坑溪學校將繼續追尋一條溪流理想樣態。

「域外藝嚮：形狀一個藝文空間的未竟與可能」，在這一場竹圍工作室二十五週年閉幕論壇當中，我們將以五場專題對談、一場圓桌討論，以工作室長年關注的各類面向為題，同時扣合了當下臺灣藝文與環境面臨到的新型態轉變。「域外藝嚮」原訂於華山文創產業園區拱廳舉行，由於於疫情的影響，閉幕論壇改於7月2日與3日以線上與各位相見。論壇將有五場專題對談，分別是「被替代的替代空間」、「單打獨鬥還是抱團求生？看我們怎麼養出藝文發展的沃土！」、「藝術進入地方」、「跨域合作，借藝使力」、「空間與創藝者的相互給力」。藝文空間的消失，是近來國內外討論的熱門題目，這些對談能讓空間經營者回看自己存在的價值，也讓有志者能一齊思考在難以預料的改變與前景之下，還能夠一齊創造滋養藝術沃土的可能。我們能否保有十多年前蕭麗虹老師與許多夥伴的熱血赤誠？經營地方的同時，不僅是點出問題所在，還要與地方人士和各行專家學習，共同解決地方課題，使藝術能有更多跨領域的社會對話。在疫情當下，論壇中也藉機探討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而空間與人（這裡的人，包括藝術工作者、藝術行政甚至是往來的鄰里居民）又如何彼此培力，有機地形塑彼此的存在、經營、合作與創造。藉著的

「域外藝嚮」，我們希望能夠與大家分享竹圍的價值與精神，讓我們能夠在空間休息之後，繼續做藝文環境中的創造者、引介者、媒合者與分享者。

首日總結

感謝各位參與域外藝響：形狀一個藝文空間的未竟與可能。

由於疫情的關係，我們無法在華山拱廳與各位面對面共聚一室，但我們透過網路接觸到了更多的聽眾朋友，和大家分享竹圍工作室以及所有與會夥伴的經驗與故事。在這裡，工作室團隊想感謝華山藝文特區能夠在如此特殊困難的時刻，仍然願意協助竹圍工作室宣傳這一場論壇活動。我們希望各個實體空間能夠在此時空間不能開放的狀況之下，用不同的方式繼續合作。

閉幕論壇不只是回顧竹圍工作室的過去，我們還希望利用這個線上交流機會，能夠讓在不同領域耕耘的夥伴，能夠認識彼此，交換各自在不同領域經營的心得與經驗。在這交換想法的過程，能夠讓大家不同的發言裡發現共有的相同點，我們也希望聽眾能夠從聆聽別人的故事當中學到以不同眼光來看待自身的經驗並解決自身的問題。

在蕭麗虹老師的域外絮語以及工作室團隊的開箱竹圍裡，我們希望能夠在親身經驗，具有熱情性的抒發，以及側身觀察，相對較冷靜的分析間取得一個平衡，或是至少做到兩個面向公平的並陳。從蕭麗虹老師與竹圍工作室的故事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從冷戰時期以來，香港與台灣兩個華語地區有休戚相關，複雜而緊密的連結。無論是冷戰前後或是97前後或是最近一連串的事件，香港的存在總是給台灣文化有許多正面、積極而具有啟發性的意義。蕭麗虹老師以及竹圍工作室在台灣文化裡的現身，便是一個經典的例子。

在今天的三場專題論壇當中，我們從不同的觀點，討論了經營獨立文化空間，營造藝文大環境，以及用藝術進入社會與人群。這些議題都是環環相扣，關關相連，不可單獨分開的。他們之所以在論壇裡各自討論，那是因為時間以及語言的限制，讓我們必須一一各自的分析。我們希望在論壇之後會有延伸的對話與合作，我們期待有機會能夠用交叉錯綜的方式連結今天提到的各種問題與現象，讓與他們相關的討論延續，甚至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創作與運動。

以上，是今天的「域外藝響」。而明天10:10，我們將播放丘智華歷時一年半所拍攝剪輯的短片：郊野散記。「郊野散記」用散慢書寫的方式，帶領大家親身體驗竹圍工作室以及周遭地區的自然、日常環境與氛圍。在短片放映之後，我們將隨著藝響力繼續探索其他兩個重要的議題。相對於今天第三個場次，由藝術工作者的角度出發，看他們如何進入地方與社會與人群交遊，明天10:40由林正尉主持的第四個場次「跨域合作」，我們將請原本在不同領域耕耘的工作者，他們如何接觸藝術，並運用藝術在自己的領域當中，達成跨領域的合作與對話，但也衍伸許多知識與施作上的有趣問題。我們今天談到空間的存在不能沒有人的參與，而明天下午我們將延續這個話題，希望空間與人將會彼此給力，以互惠共榮的方式協助彼此成長。明天最後一場次的圓桌對談，吳瑪莉老師會帶領我們整理收攏這兩天的五個議題，並作出樂觀而向前的展望。

謝謝大家今天參與竹圍工作室閉幕論壇，我們明天一起在各自的空間裡，以域外的位置出發，隨著藝響力繼續追尋。

郊野散記簡介

感謝各位回到竹圍工作室閉幕論壇外藝嚮：形狀一個藝文空間的未竟與可能。

竹圍工作室位處在台北與淡水之間的竹圍過渡地帶，被捷運線以及淡水河狹迫地夾起來。四周是草叢以及畸零的城市農地。突兀的高樓陰影，直接斜躺倒在老大公廟的上面。走出工作室右轉，沿著捷運線走著五分鐘，穿過群的野狗，就可以到竹圍市區。竹圍市區高樓壅擠地林立，周遭圍繞著許多兩層樓上下不相連的迷你型舊公寓。居民過著半個城市半個莊頭的生活，市場店舖圍著土地公廟一一展開。往山上走不到二十分鐘，就到台灣北部常見的被河水侵蝕下切的河階山谷樹林裡。

竹圍工作室的環境對許多藝術工作者有非常大的啟發，王德瑜、莊普、王文志、巫義堅，其中也包括今天郊野散記的作者：丘智華。

丘智華的作品，郊野散記，用影像的方式述說一段在竹圍發生的影像故事，以藝術行動作為主體，讓行動發出對話的聲音。對導演來說，由於瘟疫蔓延，親身沈浸實體空間顯得奢侈，而我們也不敢安心地重回慣習的現實。儘管工作室在這段特別的時期顯得異常安靜，但它其實仍未荒蕪，只是回到從前，也就是那個野性又充滿能量的場域。導演將蕭麗虹老師柔軟的廣式國語放在「工作室空景的動態影像」裡，強化視覺給我們的想像。影片中，丘智華大量訪問竹圍工作室的行政團隊，導演在創作理念中特別指出，他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曾經在這竹圍工作的行政團隊，對他來說，是行政團隊讓這片貧瘠之地成為藝術的沃土，他們才是為這個空間書寫散記，至今辛勤不輟的一群人。

現在，讓我們跟隨著丘智華的鏡頭，以閒散的腳步橫跨過台北盆地淡水河畔的郊野。

次日終場總結

竹圍工作室的經營與面貌，針對這各個階段的情況不斷調整並改變，並成為許多藝術議題的先鋒。因此我們可以說，竹圍工作室的歷史幾乎等同於臺灣同一時期的藝文發展。由於工作室積極回應每一個時期的挑戰而不斷轉型，如今竹圍工作室不僅只是單純的藝術創作空間，它關注的議題廣泛且涉足多重的領域，如此特立獨行了二十五年，而還沒有放棄想要實現過去未竟的熱情，持續以實踐形狀著一個藝文空間的無限可能。由於這樣熱情的實踐與嘗試，使得我們想要用兩天的時間形狀一個藝文空間更加困難。

就像台灣過去與現在各個替代空間一樣，透過竹圍工作室的媒合與中介，一系列往來互動的交互運動讓藝術夥伴為竹圍工作室注入生命與活力，工作室以大家所分享建造的資源扶植育成每一位參與者，無論是竹圍工作室組織本身，或是核心構成元素的每一位夥伴，都能從中獲得滋養。在這裡，竹圍工作室不只為藝術家服務，藝術家，藝術行政與策展人，所有人協力作用，大家實現自我，也實現竹圍工作室的一切。

竹圍工作室與大家告別之後，樹梅坑溪依舊還在，藝術的需求還在，台灣環境與社會與藝文等種種問題還等待大家的探問，進入，甚至解決。我們還有許多的未竟要繼續追求。

再次感謝參與在論壇中的每個人，希望各位都能在兩天的分享中有所收穫。我們希望「域外藝嚮」不只是一場兩天的論壇，光是言語上的另類思想的交換來分享竹圍的價值與精神，我們更希望論壇會是未來的實際行動新起點。我們希望與會的大家能夠和我們一起做的，能夠將線上的討論轉化成實體的創作與運動，讓我們能夠在竹圍工作室休息之後，繼續延續工作室的未竟，一起來形狀各種藝文團體各種型態的各種未來的可能，做藝文環境中的創造者、引介者、媒合者與分享者。

各場次專題論述

【專題論壇一：被替代的替代空間】

竹圍工作室行將於2021年底熄燈告別，在此之前，台灣許多藝文空間已經經歷了轉型、休息與重整。這場會談將邀請跨世代的文化空間經營者，分享組織的創始初衷、空間想像、營運脈絡及因應策略等鮮為人知的一面。而面臨當下藝文環境的變遷、疫情的挑戰，將透過論壇中的交流分享，共同思考未來空間的圖像。

從老牌空間到不仰賴政府營運補助的新興空間，要能長久生存，自有其生存手段。從營運策略、人力架構、資源分配、政策監督等，每個藝文空間都發展出獨特的求生心得。本場次邀請竹圍工作室、新樂園藝術空間、臺北當代藝術中心、節點作為與談人，這些機構無論是「替代空間」、「另類空間」、「藝文空間」或是其他名詞來指涉，這些空間或為另類藝術的實驗基地，或為新手藝術家的第一個展覽跳板，做出有別於官方美術館與商業藝術廊的非主流嘗試與創新。有機而自助的組成與規劃方式成為了這些實驗基地最重要的經營特色，而加上不同的社群與時代需求，最後形成各有特色的文化空間。有的或是維持另類展演空間本色，更有的從純視覺藝術轉向參與式藝術，甚至投入政府藝文決策，影響臺灣文化環境。

在這場對話當中，這些空間經營者將分享各個藝文空間發展的故事，及各自如何以獨有的方式回應各時期的藝術生態。

【專題論壇二：單打獨鬥還是抱團求生？看我們怎麼養出藝文發展的沃土！】

1994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先生提出「空間解嚴」，高倡釋出管制空間以提高城市空間的公共性，進一步打開解嚴後仍殘存的威權封閉氛圍，此舉更促成了華山酒廠轉型成為藝文特區。同時，文建會也透過各種研究計畫，積極從國外經驗汲取能量，例如全球藝術村研究計畫、閒置空間再利用國外案例彙編等。

除了硬體空間的活化之外，同一時期也有視覺藝術聯盟等民間團體興起，透過倡議與參與決策，爭取藝術家的社會與身份識別、提倡工作者的勞動與法律保障。政府更改制文建會、成立國藝會，造就了後續蓬勃的創作發展。過程中，藝術家們時而秉持在野本位監督政府，時而介入體制參與整體政策諮詢規劃。前行者們一路以來的點滴奮鬥，逐漸形塑出我們現今所認為理所當然的藝文環境常態。

政府以文化政策擘劃治理，創藝工作者以創作提問並以身試探體制。我們所身處的藝文環境是如何被養成？誰佔據了好山頭並把持了資源？而身處其中的創藝工作者們，又可以如何參與，以營造對文化藝術工作者有利的發展環境？

在竹圍工作室本身不同的發展階段中，與各界文化工作者皆發展出或深或淺的交集。姚孟吟總監長期與蕭麗虹老師共事，與蕭老師並肩投入文化政策與藝術村研究。李曉雯總

監在任職竹圍期間，從歐洲將綠色藝術概念帶回台灣，並積極推動與社區的在地對話。于國華老師長期關注表演藝術工作環境與勞動權益，並與蕭老師一同推動四城論壇，促成城際交流。蔡坤霖則在藝創工會理事長任內爭取藝術家勞權以及身分認證。與談人從各自的歷練出發，一同探究藝術家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公私對話過程的困難及挑戰，推敲未來藝文發展的其他路徑。

【專題論壇三：藝術進入地方】

臺灣在社區發展政策上，長年借鏡於日本經驗，從社區總體營造，甚或者是近年的社區設計、地方創生等，各式名詞令人撩亂。除了社造領域之外，藝術之於地方的改變效益也成為借鑑的重點。如此透過舉辦藝術祭振興地方的成功案例，在引入台灣後成為政府的新興政策工具，挹注大量資源，在臺灣各地掀起風潮，促使各地藝術季的舉辦如節慶煙火般短促地綻放，「藝術季」成為地區活化的常用起手式。

如今當代藝術對議題的凝視逐漸轉移，對話、關係、思考與行動被承認是藝術創作的一種方法。「藝術介入」也成為近年帶出地方集體記憶、催化地方共同意識的好工具。然而，隨著政策推進和資源分配的改變，「藝術介入」在台灣產生另一種質變，當藝術季成為標案、參與式共創成為標配，藝術家如同下游廠商一般在其中被分配到社造與創生位置。到藝術季結束時，資源的大餅被分食殆盡，實質在地方產生正向效益有多少卻有待商榷。面對藝術與人、人與地方之間的關係處理，竹圍工作室在《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之後，仍持續經營地方、關注在地議題。而藝術家在取得資源的同時，選擇以什麼樣的對話姿態、什麼樣的策略脈絡走進地方，才能對地方產生正向質變，也是我們持續探問的課題。

本場次將邀請以環境藝術與地方對話的行動者，現任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吳瑪俐老師、用藝術帶領基隆青年更靠近海的藝術家林書豪、和學生一起發起《佔領淡水河行動》，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的藝術家涂維政、以《『花綵列嶼』斷層藝術節》在地方實踐當代的藝術家李德茂，分享各自面對地方的凝視焦點與思維脈絡，也透過對話共同探討他們如何帶著區域性的整體思維，解析地方的需求與困境，一步一步走入地方，以藝術帶動更深層的正向改變。

【專題論壇四：跨域合作，借藝使力】

從早期的藝術概念實驗基地，到跨域交流的倡議人與實踐者，竹圍工作室讓藝術創作中有社會關懷，也讓社會關懷有了藝術創作的色彩。除了鼓勵藝術家落實跨出領域的異質實驗，工作室更讓不同背景的專業者透過藝術作為媒介，開啟對話，讓生硬、冰冷或尖銳的議題變得可觸碰、可討論，因此擴大議題的受眾群體，使公眾參與的角度得以更加多元。

竹圍工作室是領域、人群與議題對話中介的平台。不同專業領域的工作者透過工作室的中介，接觸並援引藝術到自己耕耘的領域。葉佩如從竹圍駐村得到啟發結合個人觀察，發起新竹南門溪的合流計畫，在藝術實踐中重新與家鄉連結。黃瑞茂老師以建築專業為本，由藝術為淡水都市設計帶入創意思考，促發地方空間的改變。林柏昌老師原為跨海逐蝶的生態攝影工作者，由於樹梅坑溪計劃而開始進入竹圍後山，透過定期生態踏查、參與地方事務，持續在公私對話與公共工程追蹤上著力發聲。陳彥慈從文化保存領域進入竹圍工作室之後，持續遊走藝術行政與社區文化之間，結合兩者是她長年一貫的關懷。

藝術是觸發改變的連結媒介，也是推動影響的創意引擎。然而，如何在不同領域的基礎上促發對話、產生可行的共識，並且成為能夠融入當地脈絡的後續行動，不只需要開放的心態、專業的輔助，更需要在地民眾的參與。與會者將分享專業者與地方居民如何透過藝術的兼容性形成改變與創建的力量，持久而持續的社會實踐行動。

【專題論壇五：空間與創藝者的相互給力】

在藝術村營運扶植計畫開始之前，竹圍工作室已經釋出空間讓藝術工作者自由運用，「別放火把工作室燒了就好」顯示出工作室給藝術家最大的信任與自由。工作室更在2000年初和全球各地的藝術村建立連結與合作，讓空間中的創藝人才持續創造出多元的互動和交流。

創藝人才養成是竹圍工作室長期以來的關懷。工作室提供創作的環境，也創造交流的機會，並連結各類的資源。在竹圍工作室的經營脈絡中，創藝人才並非單指藝術家，也包括藝術行政與策展人等相關從業員。無論是國內或國外、藝術非藝術，許多人因為這個空間而得到不同的經驗還開啟更大的視野。在不同階段，以各種形式參與的人們，也形塑了今日的竹圍工作室。

人群的往來造就空間，空間的聚合育成多元人才。這些經過竹圍大門的創藝工作者不僅是來獲取空間的資源，在進駐／合作／任職的同時，也引入了他們的創作脈絡和自我培力所萃取的知識結晶，與營運空間的人們相互刺激成長，同時也有機地形塑竹圍工作室不同時期的面貌。離開了工作室之後，許多藝術家、藝術行政、策展人依然和工作室保持著密切的往來，轉譯其駐村／合作／工作經驗的收穫，應用在新的戰鬥位置。

藝術家紀凱淵曾參與藝術戰鬥營以及ACC駐村計畫，陳有德曾任職於竹圍工作室行政，參與重要的藝術計畫，藝術行政陳沛妤於2017年獲選竹圍工作室與印尼Ruangrupa的國際藝術進駐交換計畫，參與規劃雅加達雙年展。姚羽亭從竹圍工作室實習生晉升為專案人員，無論身份為何，她長期關注東南亞議題。這些與談人將一起討論藝術機構在自身生涯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各發展階段中自我培力，並且為每一段經驗轉譯成幫助彼此的長才。

【圓桌對談：形狀一個藝文空間的未竟與可能】

地處邊緣的竹圍工作室，長期以非主流的藝術訴求發起倡議，從陶藝工作室成為裝置藝術創作與展演的中心。它深信著藝術的社會價值與影響力，在兩千年初休息的空檔，轉身成為國際文化交流平台，更化為臺灣文化政策的推手。竹圍工作室不僅只是藝術空間，它關注廣泛的議題且涉足多重的領域，如此特立獨行了二十五年，而仍未澆熄對理想的熱情，持續以實踐形狀著一個藝文空間的未竟與可能。

二十五年來多重身份的轉變，可以見到竹圍工作室以小搏大的活力，引介創造資源的能量，以及回應當代議題的機動性。竹圍工作室發展期間，也見證臺灣藝文環境巨大的改變。經過二十五年的努力，民間成立許多組織與工會，為創藝工作者的權益爭取而奮鬥，社會對於藝術工作者的接受度更大為提高。關係、行為、對話、行動都可以被認為是藝術創作的一種。藝術工作者對於環境的想像已經不是與政府對立，他們接受文化主管機關的定期補助資源，在自己的理想與政府的願景間謀求平衡。藝術工作者走進社會公眾和在地居民，同時帶著普世與區域性的觀點來認識他鄉並理解故鄉，以創作解析、回應過程中的提問。

透過空間作為媒合中介者，各領域的專業者接觸藝術、轉化藝術，甚至願意將從藝術中所獲得的刺激進一步活用在自身的專業脈絡中，激盪出更多元的思維與多樣的行動方案。在這一系列往來互動的交互運動之下，「人」為「空間」注入生命與活力，「空間」以其資源扶植育成「人」，無論是「空間」組織本身，或是核心構成元素的「人」，都能從中獲得滋養。而並非所有「人」都為藝術家服務，藝術家同樣也在藝術行政與策展人的協力作用之下，得以完成自我實現。

另類進駐：竹圍工作室中的行動與可能

文／林晏竹

前言

對藝術創作者而言，「藝術進駐」(Artist in Residency)是一個與日常創作工作十分不同的經驗，創作者進駐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就這麼居住一段時間，發展有關的創作或計畫。進駐藝術村期間對於個體所產生的感知衝擊與經驗，之於藝術創作都是重要的養分。與平常的創作不同的是，藝術家通常在進駐中，會因為藝術村所在的位址、周遭環境、關注議題等，發展出與之有關或延續個人創作脈絡作品。

我於2015年進駐竹圍工作室，在竹圍工作室進駐的經驗之於我亦是如此：駐村的兩個月期間，雖然在生命中的時長和其他的兩個月時間無異，但也著實足時夠使我感受到藝術村的能量與進駐在此的魅力。

自然能量充滿的駐村基地

竹圍工作室位於臺北的城郊，離臺北市市區約30分鐘的車程，工作室緊鄰淡水河與樹梅坑溪，旁邊也有紅樹林等濕地，使其具有能感受到自然生態與兼具都市便利性的獨特地理位置。從最早包含蕭麗虹老師與其他兩位藝術家陳政勳老師、范姜明道老師，於1995年在廢棄養雞場成立的藝術工作室開始；到90年代成為台灣具有指標意義的替代空間之一，許多90年代實驗性的作品在此孕育而生；之後竹圍工作室也致力於國內外藝術進駐的交流計畫，每年有許多來自國內外的藝術家或團隊在此進駐並發展他們的創作作品和交流計畫，並和諸多國內外機構與藝術工作者形成藝術網絡。

從空間上來說，竹圍工作室的駐村空間之於創作者是有趣的且充滿啟發的：捷運淡水線竹圍捷運站的後站出站後，與竹圍前站的鬧區間隔開來，一段步行約十分鐘的路程，遠眺觀音山，緊鄰著淡水河與紅樹林，有流域、濕地、潮間帶動植物等，在此可見豐富的生態景觀，也很能感受到自然環境的能量。藝術村內矮小的平房，經過多年的改造，有藝術家的駐村空間、展演空間、交誼廳、工作室、廚房等，已十分適合藝術進駐的諸多創作、討論、居住、展演等需求。不同於都市中常見追隨功能性而設計的現代空間，竹圍工作室的空間顯得更為有機且具有活力：藝術村建築保有多年前養雞場的建築結構，如今裡頭卻是各種兼具功能與創意的空間。同時，當走在竹圍工作室內，處處可見歷年進駐藝術家留下的創作痕跡，甚至有許多作品就留在藝術村；不僅紀錄著歷屆的進駐創作，也與比鄰的自然以及不循規蹈矩的空間形成充滿創造力的駐村環境，激發藝術創作者的諸多靈感與想像。

硬體空間之外：機構對於進駐計畫提供良好的行政支援，協助計畫的調研、行動，以及相關展演活動等，以及不同單位、社群的串接，這都有利於藝術工作者在此推動藝術創作與行動。還有每期固定舉辦的進駐藝術家分享會、每月的共食晚餐活動等；藝術工作者

們在藝術村的廚房一同準備與分享著各國的料理，也同時的進行著互動、討論、交流；許多夜晚，不同來自各地藝術家、策展人、高談藝術，也能夠因為聚集而產生串連，也分享資源。

藝術作為環境關懷行動

竹圍工作室長期致力發展與環境、水域、土地有關的藝術計畫，竹圍區域也成為計畫推動的首選。工作室顧問黃瑞茂老師針對竹圍的區域特性提出「臥房城市」的概念：竹圍作為台北市的衛星區域，大多數居民每日通勤往返台北市區與竹圍；在日常的上班與上課之餘，竹圍有如提供休憩的地方，居民往往在需要休息時才回到竹圍，卻也常常無法細細體驗與了解地方。

從2002年的「城市與河流的交會－竹圍環境藝術節」起，竹圍工作室陸續在竹圍發展了許多關於地方和生態永續計畫行動。2007年黃瑞茂老師的《藝教於樂》將生態主題在國小美術課程中實踐。2011年吳瑪俐老師《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計畫》以來，以藝術計畫追溯竹圍中的溪流——樹梅坑溪，邀請地方的新舊居民一同對話，探討流域和都市發展的關係。《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計畫》也成為台灣在藝術介入地方中具有代表性的計畫之一，也使得竹圍的居民透過計畫終於開始與地方產生連結，重新認識地方。

樹梅坑溪為淡水河的其中一條支流，就像許多我們生活周遭的小溪一般，雖然它就在日常環境中，在地的居民並不一定知曉溪流的名稱、淵源、生態，甚至是污染與治理的問題。然而這條流域中的課題，也正反映出台灣當代的居住面貌——現今城市居住型態往往使得人與地方之間是斷裂的；如同樹梅坑溪就在竹圍，也是居民每日必經的一環，而居住於此的人們卻多半對它一無所知，如此現象不僅是在竹圍，也同樣發生在台灣不同地方的許多社區。除了流域的關注之外，工作室的在地行動也還包含在地文史資料的搜集、地方民眾與資源的串連、附近學校與單位的教育推廣等。

在環境永續的目的下，2012年之後竹圍工作室也開啟《樹梅坑溪二部曲》計畫，其中包括持續每月舉辦樹梅坑溪的走溪導覽，讓地方居民、學生、進駐藝術家等透過親身從下游至上游走溪活動更認識流域與地方。2013-2016年在地方發行「樹梅坑溪·阮ㄟ報」社區報紙，記錄並介紹地方與環境的大小事。之後還有2015年《鐵門特工隊》、2018年《樹梅坑溪學校：2018週末小旅行》、2020年《藝／氣／走／讀 溪探，樹梅坑》等計畫。都以藝術行動在地方持續關心環境與生活。

藝術行動於此除了是創作者的實踐，亦成為與居民與地方之間的介質，它終於將人與區域環境連結起來，使地方居民與藝術工作者得以透過一連串且長期發展的計畫開始真正在地方中行走，產生連結，到參與其中，進而重新認識地方、關注地方。

發展在地行動的同時，竹圍工作室也將環境藝術的經驗與方法帶到國外，如參加2012年在香港、台灣的《與社會交往的藝術》展覽、2015年英國曼徹斯特的《微型小革命》、2015年雅加達雙年展「進退皆非：當即行動」中的《觸發改變的創意連結》、2016年在印尼和泰

國的《竹圍工作室換帖去》、2018年美國舊金山《無限循環》等。使得台灣藝術介入地方的經驗在國際上進行分享與交流，再將反饋與國外案例與方法帶回。

在地性創作：跨領域方法的整合

從創作面向思考，當藝術介入地方，其往往便和純粹發想內容與形式的創作方法不同：大多得將跨領域的方法納入，例如文獻或史料的蒐集、田野調查等。另外，介入地方的藝術創作令作品不只呈現個人的內在宇宙，也將與他人產生交往：它可能得和地方居民進行對話、與文史工作者一同調研，甚至可能涉及地方的權力與開發利益等。其中，創作者讓自身沉浸於地方之中，與不同在地社群的相互認識，並大量的交流、互動，而這並非對於每一位藝術家都是易事。

於是，過往藝術村在區域的耕耘和累積的地方經驗對於進駐的藝術創作者而言，也會是發展相關計畫很好的養分——它使得調研工作不必從零開始——歷年藝術村在地方行動與計畫的積累，都能對發展創作計畫提供良好的支援，包含地方資料以及人脈、資源串接等，也使得計畫內容甚至是藝術性本身能夠向前推進。

藝術的力量之於地方或環境問題或許不一定是馬上產生立即的改變，但當透過「人」在其中的參與與浸潤（不管是居民或藝術工作者），便在種種的創造與審美活動中發生感性或者認知上的投射與轉變。科層社會裡，藝術使我們重新回到「人」本身的感性、記憶、意識與潛意識的活動，且經由計畫或作品的形象展現出來。地方中的記憶被重喚，小敘事得以重新書寫，亦或地方想像等得以被彰顯，甚至也讓我們重新思考自身與環境關係。

藝術計畫的發生使我們在現代性之後再度連結環境，經由創造與感性作用與土地產生共振。也正當環境受到重視，我們才具有資格討論永續；當地方重新被認識，才漸漸發展出認同；當個人再度作為社會中的單位，才確保民主的基石。而當種種的認知與感性作用因為藝術在地方產生各種發酵，也許我們才能讓這些價值與精神在社會空間中產生與蔓延，甚至回到生命與環境間的思考。

未竟：後空間時代的平台轉譯

如果空間在竹圍工作室成立之初，作為藝術工作者們創造展現的平台。而空間閉幕之後，是否還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原先發展的環境永續、地方計畫是否得被迫戛然而止？抑或還有其他的可能。

固然傳統上空間之於藝術進駐是重要的，進駐空間令藝術工作者有一個安身之所，並因為空間的感官沉浸體驗與感性作用而激發創作的靈感。然而寫作的當下正值台灣 covid-19 疫情警戒之時；因為疫情緣故，國內外諸多藝文場館被迫封閉，使得機構與計畫等不得不開始思考虛擬化的可能，積極發展線上計畫。也許這些從2020年以來各界由實體到虛擬平台的經驗，也能成為藝術村於空間閉幕後，平台轉譯方法的借鏡。如同在《域

外藝想》竹圍工作室閉幕論壇中，星濱山共創工作室創辦人林書豪中所言：「關於藝術進入地方，我們接下來也許可以思考線上與線下的整合，線上並非只是作為運營的行銷宣傳，線上也許也可以作為溫暖的工具。」

實體與虛擬本身的特性必然不盡相同；當思考平台之間的轉換方法時，我們或許也得將媒介的訊息與自身的語言納入。當內容與串連需以諸如網站、社群軟體、APP、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進行與呈現時，我們也許得思考媒介的特性。諸如網站平台如何影響資料庫的建置，其中超連結或瀏覽機制如何影響檔案的彙整和超文本的呈現，以及影音媒體如何幫助藝術村的紀錄。而當藝術村所需面對的藝術工作者、在地居民、地方人士、政府部門、相關機構等不同社群，如何在線上與裝置間與社群網路進行整合。或者進駐計畫、專案計畫等將如何在這些媒介中創造出與實體不同的形式與可能。

藝術進駐重要的或許是當身體沈浸於空間或地方中的體驗，過往實體的經驗固然重要，不過這並不意味虛擬無法創造感知經驗。反而虛擬技術在開發時多半是以現實作為參照，模擬物理現實的運作，開發出差異於現實時空卻能進行諸如觀看、聆聽、身體沈浸的感知體驗。是故如果空間閉幕後，虛擬所創造出的感知經驗也許是線上駐村計畫能夠思考的另一途徑。而虛擬中若要在發展地方與環境主題，將如何再現土地環境，在虛擬中使具有地方感，而在網際網路或媒介中創造出可能性。

另外，藝術計畫也得發想空間之外的形式，或者因應媒介重新思考創作的語言。物質材料或許不會是創作的必須，同時田野、踏查等諸多方法也將因線上作業而發生改變。藝術進駐在空間閉幕後的虛實整合，將會是一個挑戰與值得期待的事情。

2021年6月開始竹圍工作室也推動線上駐村計畫：以卡繆的《鼠疫》順著故事線分成三項子題，並為三個月的駐村計劃依序對應分別為：「六月—爆發與封城」、「七月—疫情下的生活」、「八月—回歸正常」。疫情與空間閉幕也迫使我們開始思考線上進駐的方法與可能，也期待計畫之後我們對於遠端進駐有更多發展的想像。

而倘若空間不再是藝術進駐的必要，也意味藝術家在駐村現場不再是必要，那麼這場疫情與空間閉幕將使我們如何重新看待藝術進駐？

小結

空間的閉幕令人傷感，其中包含諸多藝術工作者回憶與生命刻痕，然而我們重視的是二十幾年來所推動的內容是否能夠因為空間閉幕而獲得階段性的爬梳；歷時多年建立起的檔案、機制、價值是否得以延續下去。從替代空間的實驗性展演，到藝術村的國際連結網路，以及對於土地、環境、生態的關懷行動等都是眾所期待能永續發展下去的內容。

我想，空間閉幕並非結束，當平台轉譯成為勢在必行的未竟之路，當中還有許多內容、方法、形式還如待開發的處女地。竹圍工作室的空間閉幕也許正是令一個開始的契機，讓我們開始思考更多關於藝術進駐的可能。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當我們討論臺北城內生存指南，我們討論的是什麼？——來自關心都市發展記者的藝文空間觀察

文／徐卉馨

2021年6月，我受邀為竹圍工作室閉幕論壇觀察員。我從大學時期開始在台北生活，接受文學與新聞學訓練，做過書店店員與網路媒體編輯。最初在學校實習時，毫無懸念地選擇跑藝文新聞，2018年採訪空場結束營運所舉辦的活動時，是我第一次走入獨立藝文空間。

我接觸竹圍工作室，也是始於竹圍工作室團隊回首25年歷程的一次採訪。作為本次閉幕論壇觀察員，我收到的工作指引是藝文圈以外的角度，以自身過往的思考與工作經驗，提出藝文空間發展歷程的觀察與未來可能性。

除了以記者或觀眾身份接觸藝文空間的收穫與感受，我剛才與夥伴完成雙北住宅議題專題報導，在過去半年，我投入採訪租屋族、學者和NGO，爬梳交通導向縉紳化、住宅金融化等文獻。

7月2日到3日，我以觀察員身份，參與竹圍工作室疫情間線上舉行的五場對談與一場圓桌討論，聆聽論壇中講者報告並互相討論。我試著以台北城市發展的視角，來看藝文生態一路發展至今，藝文空間的生存樣態。

不只擦亮，閒置空間現今的「再利用」

台北藝文環境如今的樣貌，可解嚴前後時期回看，沿著文化治理與城市發展兩條軸線，持續形塑著藝文空間的消長歷程，乃至台北都市景觀與台北人文化生活。

在1995年竹圍工作室成立三年後，由創辦人蕭麗虹老師延攬加入團隊的姚孟吟在論壇報告時回憶說，「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坐在雲霄飛車第一排，觀看整體環境變化。」

解嚴後的台北確實宛如一輛飛車，慢慢蓄力上升至軌道頂點，準備正式開啟高速發展的旅程。不過，竹圍工作室孕育自淡水河岸狹長高灘地，地理上遙望台北市，而作為異於公營館舍與私人畫廊的替代空間，帶有與生俱來雙重邊緣性格。

不過，邊緣的地理位置，會隨著城市生長擴張而相對上發生改變；替代空間的任務，也會隨著文化治理政策與藝文生態的轉向，而有所連動。在90年代台北都市發展與文化治理，竹圍工作室坐在雲霄飛車第一排，除了意味著它是一名見證者，其實也是推動者與參與者的角色。

80年代，台北市正值經濟快速成長期，房地產與股票狂飆，公共空間從原本傳統的市街，漸次被敞亮的百貨大樓、購物商圈等消費場域所取代。另一方面，社會運動風起雲湧

街頭躁動的政治氛圍，個別的藝術行動者、藝術團體游擊般活動，或在民宅廠房中成立藝文空間。不過，解嚴後，官方文化治理方向，並未馬上回應這股政治與社會力量。

90年代，有許多市民、社區團體，爭取歷史空間保存，由下而上的推動力鮮明浮現，直到1994年，台北市首屆直轄市長選舉，陳水扁當上台北市長，隔2年台北市政府提出「空間解嚴」，逐漸釋放舊有的閒置空間，包括中正二分局、官邸藝文沙龍，政治權力解放空間權力。

論壇中講者談及竹圍工作室回應城市發展的研究、國際連結。1998年起，竹圍工作室也透過承接政府委託，進行藝術村、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研究，以及向政府遊說爭取成立華山藝文特區，積極回應並推動閒置空間作為藝文運用。在政府持續投入資源下，「閒置空間再利用」成為主要文化政策目標。

此外，促進城市發展的主題的持續討論，竹圍工作室也連結東亞視野，協助四城文化論壇舉行。1998年起由台北、上海、香港、深圳四座城市共同舉辦的論壇，從藝術出發，論及城市文化政策。2012年在台北舉辦的主題，便是討論文化政策與城市發展議題。

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的官方論述最初的樣貌，是讓老建築再次被看見並加以妥善保留與運用。首任文化局長龍應台2003年時回首任內一千天說，「文化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讓台北的人文厚度加厚，找出原本就有的老建築物，將心靈深處的記憶拔開、擦亮，讓她發光，所以沒有建新工程，全都是把滿佈灰塵的舊建築重新擦亮。」當時空間委託經營管理的方式，相對提撥、經費自籌或公辦民營為主。

不過，當台北市面臨再發展的需求，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政策，官方使用活化、文化等語彙，這些空間釋出後，則直接轉為民間企業營利使用的消費場所。台北市政府2013年推出「老房子文化運動」，觀傳局刊物、文化局拍攝的老屋修復紀實影片中，說明台北在過去累積的基礎上，「將臺北市的閒置空間再次活化起來」以作為「文化路徑的都市再生」。

文化局的角色轉為單純媒合平台，將包含市定古蹟在內的老屋，交由民間單位修復經營。據官方統計，至2019年媒合24處並完成12處修繕，當中日治時期一號糧倉與錦町官舍群，皆由立偕建設透過上述路徑，現已轉為餐廳經營使用（兩處皆在疫情中傳出結束經營的消息）。

文化是一門賣房子的好生意？

閒置空間再利用直接從現有空間保存出發，台北市在面臨經濟競爭，以文化作為經濟發展引擎，也進一步牽動空間分配運用。

2000年代，文化與創意作為各大城市面對全球經濟競爭的手段。在全球化浪潮下，台灣在工業化與都市化過程，參考英國、香港、澳門，文建會（2012年轉為文化部）第一次發行《2003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說明在台灣發展文創產業政策緣起指出，「文化結合新的創意，將足以為國家帶來新的發展潛能與商機。」

2004年9月，馬英九市政報告說明，臺灣在全球與亞太經濟邊緣化的危機日益明顯，臺北持續競爭力，明確指出：「文化所創造之經濟產值與就業機會，促使全球各城市競相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因此本市率先透過各式活動的辦理與政策擬定，全面推動本市文化產業發展。」

當官方論述將文化視為經濟動能，文化經濟也成為台北市文化治理內在邏輯，而文化成為一種治理手段，運用在都市空間的規劃。在此趨勢下，都市更新、規劃等專業也進一步加入，2013年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林崇傑論述中，台北都市再生策略應包含創意氛圍的形塑，「台北已具有充足的創意種子，我們要做的只是提供一片沃土，讓種子得以開花，讓想像得以實現。」

台北市提供的「沃土」，一方面在解除管制、新自由主義、企業主義導向趨勢，企業及公民社會組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一方面政府仍扮演管制和扶植的角色。

賺錢從來不是原罪。不過，我想可以觀察的是，台北市政府吸收國際上「創意城市」理念，政策論述、行動方案、評比原則是否依照實際情況做出適當調整，形成連貫架構，文化為名的政策，有多少是能確實回到其中的藝術組織、工作者，幫助他們站穩腳跟。

大型博覽會活動、創意街區、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的進行，握有經費的政府儼然發包商角色。在政策推動的創意氛圍中，政府卻也默許企業透過藝文展演活動作為行銷手法，甚至作為抬升房地產價格的手段。

2016年5月自由時報一篇簡短報導〈全台建商瘋藝術 藝文活動不間斷〉，點出台北、台中與高雄房地產商，熱衷於藝文活動的現象。企業將文化藝術工作者作為中產階級品味的象徵工具的案例，以忠泰建設的明日博物館，透過游擊式不定期不定點等方式，在台北市建案土地舉辦展演活動，作為藝術行銷手法，甚至可能進一步助益其建案成交價格。

另一方面，若是細察台北市房地產價格，80年代台灣經濟全面起飛掀起房價飆漲，當時甚至激發1989年台灣第一個抗議高房價的都市社會運動——無殼蝸牛運動抗爭至今，房價、租金高漲仍是台北市政府難解現象。

縉紳化的驅動力有很多，有益於提升房地產價格的包含交通建設、文化建設等都有可能誘發。當然，政府或企業不可能不進行建設，賺錢從來不是原罪。我想可以思考的是，當政策外殼與內涵產生斷裂，藝術文化活動的蓬勃，成為房地產業開發一種新的商業模式，而無法回頭澆灌藝術文化領域的發展。

我們如何共同生活在這座城市

藝文組織與工作者把握政治經濟社會轉型時機推動倡議與政府協商，一方面育成如今藝文場館數量、獎補助機制條件等已相對成熟的環境。不過，若同時考察數十年台北都市文化治理變化，空間運用上的論述與內涵，漸漸收攏在經濟發展需求。

我聽到論壇中夥伴分享許多與政府溝通交涉的經驗，包括要學習政府衡量績效的「語言」、厚重龐雜的政府部門。也許，起初如飛車般發展的速度，已經來到遲滯的時刻。

說到住在台北，23歲的我也馬上會想到好幾道關卡要破，從一開始初級的繳租金到魔王級的付房貸。談藝文空間的生存，似乎很容易變成奢求。城市房價飆升並非太陽升起那樣的自然現象，作為社會問題，試著從各層面拆解線索，其實都是回應人們如何在城市共同生活的核心問題。

竹圍工作室在內，台北許多獨立藝文空間，早已思考或操演過無數生存法則可能性，組織型態、空間經費來源等，不同排列組合。若非在政府公有空間營運，或者能夠接受穩定補助、贊助、捐助等，營運的獨立藝文空間，必須面對市場機制，要持續經營空間，租金支出就是無法避免的壓力。

在越來越難以存活的台北城裡，今年疫情還讓我們都過上一段孤島般時光。我們需要一起做空間嗎？堅持實體空間的必要性會是老派的幻想嗎？即使有空間親身相聚，傳播科技如此興盛而方便，我們是否科技社會學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所說的，只是「在一起孤獨」？

這些我在小小房間裡想著，持續困擾著我的問題，讓想起一個有趣的例子。位在台北大直的共力空間(Do-It-Together)「愁城」是2015年起一群具有類似價值觀成員組成的團體，連結與互相支持的意識，但並沒有正式組織或明確規範。

愁城在2016年辦了一場免費的音樂現場表演「東亞大笨蛋串聯PARTY:世界版圖的縫隙，城市邊緣的戰鬥」(簡稱愁城鬧事)，地點就在永福橋下，邀來13組來自臺灣、沖繩樂團與樂人，聽眾和表演者幾乎站得跟你約在家巷口碰面的朋友一樣近。隔年，愁城鬧事在城市邊緣的倉庫再次舉辦。

在音樂祭數量宛如宇宙大爆炸般增加的時代，愁城成員、無妄合作社樂團成員謝碩元為這個台北如今難得的龐克音樂場景，寫下詳盡紀錄，愁城鬧事的緣起：「針對都市空間的『鬧事』、自己幹的『DIY』，以及邀請所有同好、夥伴跨國一起幹些什麼的『DIT』」

70年代以來的龐克運動，捍衛並實踐著DIY精神與社群共生價值觀。以藝術形式而言，龐克也強調受眾的互動與投入。

實體空間作為開會或完成工作的場所，成為愁城鬧事得以順利舉辦的重要基地，事實上無妄合作社開店歌的MV也在此錄製，成員也在裡面辦些播放紀錄片、Zine市集等活動。愁城經營實體空間的方式，是租下一間一樓(含地下室)的空間，並由有意願的成員共同支付租金，分攤下來，一人每月負擔1000元。

在雙北以外，桃園、嘉義等地也有一群人以類似方式經營共力空間。回想我自己的造訪經驗，也是在臉書看到似神秘的小空間，騎著機車動身出發的好奇心（雖然迷路大約有半小時）。我想，關於經營空間的問題，或許可以再次回到我們如何想像人與人之間關係。